



点滴天籁自相乘

■ 文/吴炳辉

多年前老舅从台湾来，在亲戚家聚会后，要到他曾经读书的小学校去，我告诉他，那里早已不是学校，全是住宅楼了，他笑着说：“去看看，去看看。”在路上他告诉我，常想到学校操场旁的几棵黄杨树：“那几棵树矮矮的，枝叶很密，叶片常青，小时候在学校里玩闹、打球，同学们身上出汗，会把外衣脱了放在树上，玩到天黑收拾书包回家，忙乱中常常穿错衣服，大个子的穿上小衣服，小个子的穿上大衣服，闹笑话；个子差不多的索性衣服换着穿，非常好玩。”他说：“在台湾时查过书，黄杨树又名千年矮、万年青，属常绿灌木或小乔木，学校的那几棵可能是灌木，很难长，如果还在，几十年时间，估计也长不了多高。”

路上正好遇到学校放学，十几个小学生上了我们乘的公交车，车厢里顿时热闹起来，有的孩子在说班级的事，有的在争论游戏积分，坐在我前面的一个男孩子大声背起了乘法口诀：“一三得三、二三得六、三三得九……”老舅的脸不再侧向窗外，

也不再搭理我的话，只是看着那个孩子，那抑扬顿挫的稚嫩童声深深吸引了他。

到了那个地方，我喊老舅下车，他愣了一下才站起来。老舅和我在几座大楼间走走停停，他时而说这里应是原先学校的大门，这里应是老师办公的平房，这里应是操场和黄杨树，全是凭记忆指划，毫无蛛丝马迹可寻。见不到实物场景，我说：“这么多年了，变化太大了。”老舅站下来对我说：“我知道不好找，即便找到，也不会是原先的样子了。刚才在公交车上，那个孩子背的乘法口诀，已经让我回过那座学校，回过童年了。几十年来，只有那声音没有变，那声音还在。”自从那次老舅回台湾后，因为年纪太大，行动不便，就没有再回来，大前年秋天，表姐在电话里告知老舅因心脏病已在台北去世。

之后有一天下午，同事的女儿带着小女儿外出办事，顺便到我们办公室看她爸爸。那小女孩三岁，很神气，不但肯喊人，喊后还会加上说明。她妈妈说：“小文，喊爷爷。”她说：“爷

爷，爸爸的爸爸叫爷爷。”她妈妈说：“喊叔叔。”她说：“叔叔，爸爸的弟弟叫叔叔。”有人说：“哎哟，小文很聪明嘛，这亲属称呼歌全会背吗？”这是小杂货店门口大白兔、喜羊羊等摇摆机经常唱的儿歌。小文不等妈妈发话，就用小童音背起来，爸爸的、妈妈的亲戚，所有的称呼，不仅背得有板有眼，每句还带着浓浓的奶香，沁人心脾。

再走过喧闹的大街小巷，看到那些摇摆机，我耳中就又响起小文背的甜美的亲属称呼，细细品味，不禁想到血缘天伦，家族家园，近处和远方的亲人亲情，经常走动或各自忙碌不太走动的、还健在的或已去世的亲眷，以及同学友朋，想到饱经沧桑的老舅，由此又想到那次最后的会面，想到那天在公交车里，年老体弱的他凝神倾听一个男孩背诵乘法口诀……宋朝高僧释正觉《偈颂七十八首其一》说：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；同风千里，不隔丝头。这些童声童音，还有老舅用家乡口音讲述黄杨树，应是点滴天籁自相乘。

记忆中的《正大综艺》

■ 文/石峰

打开电视，无意间看到一档综艺节目，名字叫《正大综艺·动物来啦》，好熟悉的节目名称，这么多年过去了，难道《正大综艺》还在播出？看了一会才发现，此《正大综艺》非彼《正大综艺》，心中不觉有些小小的失落。

儿子喜欢看各种综艺节目，有时候也拉着我一起看，但是我对现在的很多综艺节目不是太感冒，总觉得和我小时候看的似乎差点什么，尤其是和我最喜欢的《正大综艺》相比。现在的年轻人估计基本上不知道《正大综艺》了，但是在我小时候，这可是一档非常火爆的综艺节目。

《正大综艺》刚开播的时候，能够走出国门的机会还是少之又少的，这档综艺节目之所以能够吸引人，就是世界那么大，我们去看看。节目的主持人换了好几茬，现在有印象的就是姜昆、杨澜和赵忠祥。他们的脸上总是洋溢着标志性的笑容，“不看不知道、世界真奇妙”这句主持词更是耳熟能详。在外景主持人的带领下，我“去了”很多的国家和地区，了解了各种各样的风土人情，每当一段旅行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外景主持人都会提出一个小问题，然后让演播室的嘉宾猜猜是真是假。说实话，一个个看似很简单的小问题，答案却往往出人意料。也正是得益于这档节目，让我知道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。

《正大综艺》除了前半部分的综艺节目，还有就是后半部分的“正大剧场”同样令人充满期待。这个剧场专门播出海外的影视剧，不管是拍摄水平还是译制水准，都是一流的。记忆中，播出的第一部影视剧叫《侠胆雄狮》，现在想来还颇为神奇，至今也想不通，为什么行侠仗义的主人公会长了一张狮子的脸。印象最深的是皮尔斯·布鲁斯南主演的《80天环游地球》，虽然他后来以出演007而更为闻名，但是这部《80天环游地球》却是我看过的最好的一个版本，后来我上网去搜过很多回，想再重温一下这个版本，可惜一直不能如愿。其他的诸如《老人与海》《二战三巨头》《海底两万里》《霹雳游侠》等等，都曾带给我无数次的欢笑与感动，至今想起来还是那样的令人怀念。

如今，在网上能够看到《正大综艺》的一些片段，虽然画面质感以及场景布置在今天看来显得有些粗糙了，但是这些片段总能勾起记忆深处那些令人回味的时光，感谢儿时的《正大综艺》为我带来的奇妙世界。

秋染紫蓬山

■ 文/唐红生

秋日总想登高望远。我和朋友相约，迎着晨光，奔赴紫蓬山。

紫蓬山位于合肥市肥西境内。横跨鄂豫皖三省、巍峨绵延数千公里的大别山，到此处似乎小憩后，甩手一抛，丢下一条“彩带”，成就了不到190米高的紫蓬山。紫蓬山又称李陵山，三国魏将李典当年镇守庐州时，建庙于山巅，以祀其七世之祖李陵，由此而得名。

站在景区偌大的广场上，呼吸着山野清新空气，心情格外舒畅。抬眼望去，气势恢弘的山门坐落在级级台阶之上，宫殿式建筑，三栏四门，颇为雄伟宏大，散发出唐风古韵。据民间传说，紫蓬山之名是取和尚紫色袈裟及蓬莱仙岛的首字而得名，寓意“迎紫气，赴蓬莱”。门旁一石上正刻有赵朴初题写的“紫气东来”朱红大字。蓦地，似有祥瑞之气从大门徐徐飘来。

进入景区，行走于林间步道。松风阵阵，松针飘零，落叶铺满小径，踏上去沙沙作响，仿佛与树林私语。间或有鸟鸣声，平添些许趣味。季节正在打理这片山林，删繁就简，用彩笔“唰唰”地涂抹。一簇簇火棘，小小的红果聚集一起，通身如火一般燃烧。一树树黄叶在眼前闪现，甚是惊艳，丝毫不逊于春花烂漫。

坡度在斑驳的阳光中缓慢上升，步道与上山公路几乎平行，我在两条路行走，不时地见到立于路边的人物塑像。鸿门

宴中的樊哙、三国大将李典安眠于此，吴中周郎年少时在此攻读诗文，许多重要的淮军将领，如台湾第一任巡抚刘铭传，湖南提督周盛波、周盛传兄弟，两广总督张树声等等，这些名人的桑梓就在山脚下。

愈向上走愈感幽深。松竹林间，立着一株株几十米高的大树，冠如巨伞，浓郁蔽日，看树上的标牌方知是麻栎，树龄均在200年上下。站在古树群下，不想说话，全身自然放松，仿佛与树同呼吸、融为一体。麻栎别称橡树，一提起橡树，自然想到诗人舒婷《致橡树》：“我如果爱你——绝不学攀援的凌霄花，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……”正当我默诵时，一粒橡子从石阶上滚落在脚下，如木鱼的敲击声。猛一抬头，飞檐翘角的古刹正掩映在参天古树丛中。

有道是“天下名山僧占多”。这“庐阳第一名山”当然也少不了寺庙。西庐寺始建于东汉末年，唐代改建为“西庐禅寺”。沿着台阶直上，殿宇楼堂气势非凡，丹墀重檐，琉璃彩绘，宝塔矗立，无不沾染汉唐紫气。游客不多，寺庙安静，香烟缭绕，静穆空寂。寺前有一棵马尾松，高十余丈，状如孔雀。树身斑驳陆离，颇似孔雀颈上的羽毛，粗壮而又弯曲的树干向上伸延，枝蔓横生，恰似孔雀开屏。还有一棵500余年的银杏树，满身金



黄，落叶飘飘。

站在寺院高台上眺望，苍山茫茫，重峦叠嶂，正如清人李恩授诗云：“前峰接后峰，一重复两重。云容含骤雨，秋意绘疏钟。怪石解扶客，好山纯是松。余行苦踟蹰，安得一携筇。”

下山赏过“佛园”，路经紫薇园。叶已泛黄，尚有姹紫嫣红的花在风中摇曳，但更多的花已结成果实，化为另一番景致。

拐向仙人湖，清澈的湖水倒映着四周的山色，也把山顶的宝塔揽入怀中。蒹葭苍苍，白鹭翩飞，野鸭戏水，水波不兴，构成一幅柔美的画卷。仰望天空，白云悠悠，心如湖水般澄澈。眼前巨石上刻有“归老林下”四字，正道出了我此刻的心思。

秋风徐来，秋阳正艳，秋光甚好。苹果乐园、笑翻天乐园、勇者乐园，大人们、孩子们玩得不亦乐乎。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，此时此景，不似春天，胜似春天。